

带着问题学

(一輯)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方法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理論學習也是這樣。學習方法不对頭，就會事倍功半，达不到學習的目的。

在學習方法問題上，解放軍已經總結出一整套經驗，這就是：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方法。這個方法，是黨和毛主席歷來所提倡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的具體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方法。實踐證明，只有採取這樣的方法去學習，才能有效地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才能使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現在，大家正在熱烈地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掌握解放軍的學習方法，把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學到手，本書收集了十多篇有關這方面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貫徹解放軍的學習方法，帶着問題活學活用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文章的作者，有的是搞工業和農業的，有的是在部隊工作的，有的是從事體育運動的。文章講的都是如何應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去解決具體工作中的問題，只要我們肯于和善于開動腦筋，就可以舉一反三，從這些文章中，找到一條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途徑。

目 录

哲学战綫上的新論戰

- 关于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報道 《紅旗》報道員 (1)
-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搞好管理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軍某部紅九連班长 王玉文 (10)
- “一分为二”与抓活思想 解放軍某部政治指導員 潘有國 (20)
- 一分为二是进行革命和建設的法宝 中共山西絳县南樊公社南柳大队支部書記 周明山 (24)
- 从农村階級斗争看“合二而一”論的反动性 安徽省桐城县南演人民公社 黃學詩 (30)
- 我們工人坚决反对“階級合作”論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 繆龍江 (35)
- 一分为二是促进生产革命的思想武器 河北省保定市农业机械厂工人 王升堂 (40)
- 找差距还是找“共同点”？ 上海第三鋼鐵厂 韓忻亮 (44)
- “合二而一”就是不要革命 大庆油田 張子成 (49)
- 学习和运用“一分为二” ——学习毛主席著作筆記摘抄 徐寅生 (51)

- 关于如何打乒乓球
——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 徐寅生 (54)
- 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运用《矛盾论》《实践论》的体会 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副总设计师 林宗棠 (67)
- 《工人日报》短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 学习《矛盾论》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点体会
..... 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段长 郭树德 (83)
- 《北京日报》短评《敢于揭露矛盾》
- 《实践论》的思想变成改进工作的物质力量
——某炮团一营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初步体会 易 忠 蒋继德 邓日昭 (91)

哲 学 战 線 上 的 新 論 战

——关于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報道

《紅旗》報道員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論戰，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戰。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辯証法同反对唯物辯証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觀即无产階級世界觀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規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辯証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規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辯証法一方。論戰的双方陣綫分明，針鋒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銳复杂的階級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論戰，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論戰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場論戰，本刊編輯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談会，参加者有高級党校的干部和學員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別訪問。

現将座談和訪問的情况報道如下。

這場論戰是由楊獻珍同志挑起來的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戰，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級

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几年来的情况說，为了与国际国内階級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們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辯証法的宣传。

我們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學說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學說，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學說。現在社会有階級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們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們党批判了現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謂“新概念”，指出他們的所謂“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們認為，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陣營和帝国主义陣營，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資本主义国家內的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各个垄断資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內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們正確認識当前国际國內階級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們認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調和的；它增强了人們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們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們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的同时，楊献珍同志却大講其所謂“合二而一”論，同党大唱对台戏。

楊献珍同志的調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級党校講課的时候就說，“对立面的統一、矛盾的統一的意思就是說：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我們学习辯証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楊献珍同志对調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級党校講課时，公开地把他的調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楊献珍同志在高級党校新疆班講課的时候，便进一步地發揮了“合二而一”的論点，把它講得更加“系統”、更加“完整”了。

接着，楊献珍同志千方百計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論，企图把他的反辯証法的觀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級党校哲学教研室講师黎明同志也在課堂上宣揚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五月十四日，黎明講課时說，現在“一分为二”講多了，“合二而一”講少了。他还鼓动大

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論。黎明所謂“一分为二”講多了，“合二而一”講少了，实际上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辯証法講多了，楊獻珍同志的反辯証法觀點講少了，應該多写文章宣传反辯証法的觀点。

艾恆武、林青山都說，他們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楊獻珍同志商量。楊獻珍同志帮他們修改。黎明也两次給文章提了意見并作了修改。艾恆武說，當他們听到有人說“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詢問楊獻珍同志。楊獻珍同志說：“誰說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說：“‘合二而一’是世界觀，‘一分为二’是方法論。”不久，楊獻珍同志又給艾恆武、林青山鼓氣說：“文章的觀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就通过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級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爭論，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場哲学上的論战是由楊獻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楊獻珍同志“合二而一”論的批判

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級党校的領導同志，認為这是一个原則問題的爭論，是革命辯証法同反辯証法的爭論，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討論这个問題。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訴楊獻珍同志。楊獻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討論大为不滿。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文章。

这时候，高級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內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討

論會上发言批駁“合二而一”論。但是，還有一些人堅持“合二而一”論。

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很大爭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響應和支持“合二而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對“合二而一”論給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報刊上發表的討論文章共達九十余篇。許多地方的黨校、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的理論工作者，還舉行了多次座談會。

目前這場論戰的中心問題是，承認不承認對立統一規律是客觀事物的根本規律，承認不承認唯物辯証法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高級黨校大多數學員和工作人員，從楊獻珍同志等人的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認識到楊獻珍同志在這個時候發表“合二而一”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的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

參加座談會的同志說，楊獻珍同志反覆地不厭其煩地宣傳“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講特講對立面的“不可分離的聯繫”，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講特講研究對立面的統一的任務僅僅在於尋找“共同要求”，“求同存異”。在他這種“合二而一”的觀點里，事物的內部矛盾不見了，事物內部對立面的鬥爭不見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鬥爭的結果導致舊統一體的破裂和新統一體的產生，舊事物要為新事物所代替，這些也都不見了。這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証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哲學，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無產階級用這種世界觀來觀察事物，承認矛盾是事

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認矛盾的双方又統一又斗争，承認矛盾是推動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絕對的。因此，唯物辯証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轉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階級用这种世界觀来分析階級社会，就是要承認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承認階級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階級要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楊獻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論來觀察社会各階級之間的关系，必然抹煞階級界限，取消階級斗争，导致階級調和論。

楊獻珍同志和艾恆武、林青山同志對我們党制定方針、路線、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們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線，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則，党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說成是按照他們的“合二而一”的觀點制定的。这样，他們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則問題，而为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辯护的人却不願意說这是政治原則問題，甚至有所用心地說什么不要把学术問題搞成政治問題。

有的同志还說，楊獻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說成是世界觀，把“一分为二”說成是方法論，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致的原理。其实，楊獻珍同志一再強調学习辯証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觀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論的完全一致。

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只有現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統治階級以及为他們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

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轉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錯誤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統治的目的。”①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正是把矛盾双方的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类觀点，企图迷惑許多人，起着为反动階級服务的作用。

在爭論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大同小异的說法。例如：有的說，“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語之爭、詞句之爭，并且說什么在課堂上講課，誰能不說一句半句錯話。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态，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統一規律的一个方面，說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裝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說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說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綜合方法，說它們都是辯証的認識方法的組成部分。这些說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論辯护而已。

許多同志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楊獻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术语，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辯証法的核心即对立統一規律的实质。而楊獻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則是系統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觀，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① 《矛盾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頁。

这是一場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階級斗争

座談會上，許多同志都談到這場哲學論戰的重要意義。

哲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有鮮明的黨性即階級性的。哲學戰線上的鬥爭，總是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上階級鬥爭的反映。在階級鬥爭中，不同階級必然從各自的階級利益出發，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並且把這種不同的看法，從哲學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動的概括。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哲學，有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這樣，在哲學戰線上就表現了兩種對立的黨派的鬥爭。無產階級隊伍內部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一些受資產階級世界觀影響的人，也往往用資產階級哲學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哲學。

現在，在國際上，各國人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正在蓬勃發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正在激烈進行。在我們國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一些封建殘余勢力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正發展到一個新的深化的階段。面對著國際國內這種階級鬥爭形勢，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強調要用“一分为二”的觀點，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武裝人民群眾，提出要在我們城鄉中廣泛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粉碎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勢力的進攻。楊獻珍同志在這個時候大肆宣揚“合二而一”論，正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

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場誰战胜誰的新論戰，是意識形态領域的一場严重的階級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現这場論戰，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訴我們，每当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的階級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在意識形态領域的階級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銳化起来。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階級和資产資產勢力的拚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階級斗争尖銳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內出現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經濟、政治战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階級、階層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辯証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則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銳的批判。这个思想領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銳的階級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線上的这場論戰还在继续进行中。就这場大論戰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來說，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見的。这場論戰，看来，离开結束的时候还很远，論戰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場論戰，辯証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辯証法思想，人們的政治理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原載1964年第16期《紅旗》）

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 搞好管理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红九连班长 王玉文

吃了苦头，找到武器

去年，我在七班当班长，班里有个武建中同志，入伍前是个大学生。在工作中，我只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比如，在野外生产时，他不和同志们在一个炕上睡，硬要支个铺单独睡。他说：“这是习惯。”班里同志对他很有意见，说他摆知识分子架子，他却说别人不了解他，不关心他。我对他也很不满意，半年多没表扬过他一次，批评他的次数却很多。有一次，部队搞夏锄生产，我把任务平均分给了个人，每人六块。武建中从小就念书，没干过活，只完成了一半。连里批评七班没有完成任务。我想武建中锄得最少，连里批评了我，我回去也得抓一个。在班务会上我沉着脸说：“武建中，在文化上你是个大学生，在生产上你还得老老实实当个小学生，把你的臭架子放一放吧！”他当场就和我吵了起来。第二天，他饭也没吃，提前一个小时上工去了。我很恼火，心想你还给我赌气呀！到地里我又批评他一顿。我说：“武建中，昨天你没完成任务，批评你还不虚心接受，今天你又提前上工，跟谁请示啦？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结果他比第一天锄得更少。

团员马江看到班里天天完不成任务，就向我建议说：

“班长，我看任务还是不要分到个人吧；把大家編成几个組，一个老同志带一个新同志，这样完成任务要好些。”我說：“合到一块他們依賴思想更大，就是得分开，非得好好鍛炼鍛煉他們不可。”馬江同志的情緒也受到了影响，背地里說：“今后班长分我多少任务，我就干多少，別狗咬耗子，多管閑事。”从此，他再也不提建議了。这样，班里的工作沒有搞好，年終也沒評上四好班，全班只有两人評上了五好战士。我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費了不少劲，連个四好班也沒捞上，都是这些城市兵給我搞坏了的。四好总評时，指導員給我指出要改进領導方法，我还不服气。

总評后，我調到一排机枪班当班长。机枪班是个四好班。这使我不得不考慮：过去在七班为什么沒有把工作搞好，現在又如何把机枪班搞好呢？我带着这个問題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論》。我才認識到，沒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着矛盾，过去班里存在的問題，都是矛盾，处理一个問題就是解决一个矛盾。班里有許多矛盾。我認為班长与战士就是一个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班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一个班建設的好坏，同班长的关系很大。过去七班工作沒搞好，光怪战士是錯誤的，主要是自己的工作存在着缺点，需要改进。但是，到底怎样做才对呢？想了許多办法，效果都不大，思想很苦恼。正在这个时候，《解放軍报》上发表了介紹毛主席一分为二思想的文章，我反复地学习了几次，进一步認識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正象《矛盾論》里所說的，每一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因而我們对人对事都要一分为二，既看先进的一面，也看落后的一面，既看优点，也看缺点。可自己过去看問題，把人看死了，特別

是对学生出身的同志，就只看到他們自由散漫缺乏劳动鍛煉的缺点，沒有看到他們好学上进的优点，批評多，表揚少，伤害了他們的积极性，使他們提不起劲头来。找到了一分为二这个武器，我的心里才亮堂起来，有了信心。

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搞好管理教育

（一）全面看問題，以表揚为主。

学了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思想，我看問題的方法有了改进，懂得了全面地看战士，懂得了應該以表揚为主了。但是，初步的学习并沒有完全解决问题，一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弄不通。后来，又在用的当中反复学，才逐步做到这一点。

今年一月，連里掀起了练习投彈高潮，提出突破四十米的指标。班里的同志信心很足。經過了苦练，全班由平均三十四米上升到三十九米，眼看就要突破指标。正在这个时候，在后勤出差近三年的殷长春同志回到了連队。我在連部碰見他，他对我說：“在后勤种了三年菜，回到連队怕技术跟不上队。”一打听，他投彈只能投三十三米以内，我心里就叨咕开了。正巧指导員对我說：“殷长春到你們班里去吧！”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这四十米的指标要吹了，脫口說了一句：“我們班又来了个拖腿的。”对他的接待也很冷淡，扭过头去对他說：“背上背包跟我走吧！”指导員一看我的表情不对头，問我有什么困难。我說：“不仅有困难，困难还大着呢！”指导員要我好好想一想。回到班里，我又重讀了有关一分为二的文章。用一分为二的思想一对照，才发觉自己对殷长春同志又犯了片面性，只看到他缺点的一面，沒有看到他优点的一面。認識提高了，思想包袱放下了。第二天，我帮助他练投彈，他不去，还說：“反正

我是个拖腿的，练不练有什么用，我又快复員了，部队在大力培养接班人，我是个文盲，军事技术又差，能接什么班呢？”我一听他也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自己，对我还有点意见，就考虑从积极方面启发他。殷长春同志的家庭出身好，入伍后，服从组织需要，连续搞三年生产，毫无怨言。我就找他个别谈话，对他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过去我没有用阶级兄弟感情来对待同志，看不起你，是不对的。”接着，我向他敘述了我家在旧社会受的苦。他没等我说完就搶着說：“班长別說了，天下穷人是一条苦根，我家过去也是祖輩給地主当长工，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們就没有今天。現在自己怕訓練跟不上，就不安心工作，有了点困难就不想克服，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們的認識一致了，訓練劲头也就上来了。可是，练了两周，他的投彈成績始終停留在三十三米。他又灰心了，說：“班长，帮我练射击吧，投彈我是上不去了，练好了射击一样可以消灭敌人。”我給他講了手榴彈在近战中的作用，又請一班投彈能手刘銀汉給他介绍了經驗。同时，組織了全班測驗。这次，殷长春投了三十三点五米，上升了半米。段玉林投四十四米，上升了四米。这时，我考虑表揚誰呢？从数目字上看，應該表揚段玉林。但段玉林基础好，殷长春基础差，条件不同，不能单纯从数目字上看問題。殷长春上升半米就不简单了。在班务会上，我就表揚了殷长春，反复強調这半米是勤学苦练得来的。越表揚殷长春，他就越坐不住，馬上說：“班长，你表揚錯了吧，應該表揚段玉林。”段玉林接着說：“我看表揚殷长春不錯，人家出了三年差，练的时间短，上升半米也是不容易的。”殷长春感动地说：“今后我